

周大新的文學路·故鄉情(下)

文學溪林 ◀◀◀ 羅大佳 ▶▶▶

看雲朵

舟自橫

按下自己的暫停鍵，
就是給生活，
打開一道縫隙。
比如，字從詩歌中退出。
琴弦暫時離開音樂會。
還有快遞小哥的摩托車，
奔向寧靜的曠野。

躺下來，
仰視雲朵之變幻——
歡樂，擁抱；哭泣，作別，
也把清晨與傍晚的光，
修改成含蓄婉麗的韻律。
多麼美呀。身下草葉的時針分針，
已經靜止不動。
在風中借點墨吧，寫家書或情書。
清空沉重肉身裏的塊壘，
就像烏雲清空淚水。

只要愛，世界就沒有孤獨。
你看，雲朵觸到額頭，
伴飛它們的鳥，
在身旁，嘖嘖喳喳叫。

(舟自橫，本名馮振友，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生活中不只有鮮花和彩虹，常常也伴隨許多意料不到的淒風冷雨。2008年8月3日是周大新一生中最傷痛的日子。他心愛的兒子周寧因患膠質瘤病永遠地離開了人世。周寧是他的獨生子。因為工作需要，從上學到軍營，周大新陪伴兒子時間都不多。彼時，兒子結婚的新房都裝修好了，但病魔卻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生最大的傷痛，何況白髮人送走的還是他唯一的兒子。很多親朋好友都擔心56歲的周大新挺不過這一關，但他咬緊牙關，忍住這種切膚之痛，硬是用錚錚鐵骨挺了過來。傷痛的日子裏，他拿起筆來，回憶着與兒子在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虛構着兒子離去後的天堂對話。有時寫着寫着，淚水就禁不住流了下來。歷時3年多，他終於完成了對話體長篇小說《安魂》的創作，並在2012年4期《當代》文學雜誌發表，他也將這部小說獻給天下所有因疾病和意外失去兒女的父母。這是一部失獨者的精神自救書，遍布哀傷卻也撫慰人心。《安魂》是一對父子兩個靈魂坦誠而揪心的對話。父親在對話中回視自己的人生，發出痛徹心扉的懺悔。這本書對人的最後歸宿展開想像，既是對死者的安慰，也是對生者的寬慰，是一支沉鬱中夾着曠達的安魂曲。小說出版後，在國內外反響很大，引起了讀者的極大關注，被拍攝為電影發行。日本劇作家富川元文將它改編為電影劇本，日本導演日向寺太郎執導。該電影獲得了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協會頒發的「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優秀影片獎」，還獲得了中國電影製片人協會頒發的「第五屆巫山神女杯藝術電影周優秀故事片」。



●周大新與妻兒的早年合照。

在書寫對兒子的思念的同時，周大新將故鄉的每一個孩子，都當作了自己的孩子，他將對兒子周寧的摯愛轉化為對故鄉孩子們的大愛。2013年，周大新捐出人民幣100萬元，在家鄉鄧州市教育體育局以兒子周寧的名字設立了「周寧助學金」，旨在幫助需要幫助的貧困學生完成學業、實現美好人生。

周大新還關心故鄉的文化建設。他知道，圖書館的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人群文化素養的標誌。他忘不了少年時為了看書十冬臘月打着赤腳、步行很遠去縣圖書館看書的情景。大半生的經歷也讓他明白了讀書對於一個人理智地活着有多麼的重要。於是他決定捐資100萬元，並捐出1萬多冊藏書，以及珍藏多年的59幅名人字畫，在故鄉鄧州建立一個圖書館，為故鄉的年輕人提供一個嶄新的閱讀場所，亦得到了故鄉領導的支持。2022年，藏書3萬餘冊的「鄧州市周大新圖書館」開館，還會定期舉辦面向中小學生的作文比賽。周大新圖書館還與河南省作家協會合作設立了一個「青年作家扶持獎項」，周大新每年都會回到故鄉頒獎。河南省文聯也成立了「周大新研究中心」，激勵青年作家推動河南文學事業高質量發展；通過弘揚周大新的公益精神，傳遞人文關懷。2024年10月26日，周大新受聘為南陽科技職業學院名譽校長後，又設立了南陽科技職業學院周大新圖書館，成立了文學創作研究室，並多次向學校捐贈書法作品及收藏展品，身體力行地表達對故鄉文化事業發展的深厚情懷。

故鄉是周大新生命的起點，在經歷人生的波瀾壯闊之後，一切彷彿又回到了原點。他的心，始終在故鄉的原野上蕩漾。談起故鄉，周大新格外動情。他說，雖然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但故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童年時候的人和事，一直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在創作過程中，是故鄉給了我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每每提起筆來，故鄉的人和事立即浮現在腦海裏；今生，能力所能及地為故鄉做一些事情，是我的榮幸！」

而今，年屆73歲、著作等身、享譽中外的周大新依然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他每天早上堅持到公園跑跑步，上下午分別堅持兩小時的創作，晚上看看書或看看電影。

談起文學，周大新謙遜地說，文學是一種把心中的喜怒哀樂傾訴出來，把對生命本身、對人性、對人生過程、對社會進步和發展、對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的看法傳達給讀者，讓內心獲得平衡和平靜，覺得自己的生命還有些意義的途徑而已。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第八屆冰心散文獎得主)

校園保安老冒

吳建



窗明風和

老冒是學校東門的保安，六十來歲，身材魁梧壯實，一張臉被北方的風沙打磨得粗糙如樹皮。他總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藍制服，袖口磨得發亮，卻洗得乾乾淨淨。老冒的耳朵有些背，和人說話時總要把身子微微前傾，眼睛眯成一條縫，彷彿這樣就能把聲音從空氣中撈出來似的。

開學的第一天傍晚突然下大雨，那天我忘帶傘。開完教師會後，我冒雨走到校門口。老冒見狀，手裏舉着一把舊黑布傘，手上拿着一把大紅雨傘。「吳老師，拿去遮遮雨吧。」他的聲音沙啞，像是砂紙摩擦的聲音。我道了謝，他擺擺手。我撐開傘，那把傘面上還有幾朵小花，如老冒那慈善的笑臉。

每天清晨，當第一縷陽光還未完全灑進校園，老冒就已經開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身著整潔的保安制服，腰間別着對講機，邁着穩健的步伐在校園裏巡邏。從教學樓到操場，從食堂到宿舍，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他的足跡。傍晚，夕陽的餘輝將校園染成一片金黃。老冒再次巡邏在校園裏，此時的校園漸漸安靜下來，他仔細檢查着每一處門窗是否關閉，水電設施是否正常，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存在安全隱患的地方。

白天，老冒坐在保安室裏，認真登記着來訪人員。他對每一個進入校園的陌生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仔細詢問來意，嚴格檢查證件，一絲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職責。偶爾，他會望向窗外那片綠茵茵的操場，聽聽從教室裏傳來的朗朗讀書聲。他看着教室裏專注學習的學生們，心中滿是欣慰。在他眼中，這些學生就像初升的朝陽，充滿着希望與活力，而他的職責就是為他們保駕護航，讓他們能在安全、寧靜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校園裏舉辦家長會時，老冒更是忙得不可開交。他維持着現場秩序，引導家長們有序入場、退場。遇到突發情況，他總是第一個衝上前去。有一次，學校舉辦校園春季運動會，一個參加跑步競賽的學生賽跑後回教室喝水，途中因跑得太快，一不小心差點摔倒在地，正在教學樓巡視的老冒眼疾手快，一個箭步衝上去扶住了他。檢查了學生沒有受傷後，老冒耐心地教導：「孩子，不要跑得太快啊，多危險啊，要是摔倒了受傷了，自己疼，老師和家長也會擔心的。」那學生紅着臉，羞愧地點點頭。

學校大門口是老冒的包乾區，每天，老冒都把門前打掃得乾乾淨淨，有時還彎腰撿起什麼。後來我才知道，他撿飲料瓶——他把這些瓶子洗淨攪起來，月末賣給收廢品的，換來的錢都用來買筆和橡皮擦，放在門衛室供早上來校時忘了帶文具的學生取用。

「老冒，你自己留着花多好。」有老師勸他。「閒着也是閒着。」他總是這樣回答，然後咧開嘴笑，露出一排參差不齊的黃牙。門衛室的牆上掛着一本皺巴巴的值班日誌，老冒每天都會工工整整地記下進出校園的陌生車輛。他的字歪歪扭扭，像是一群喝醉的螞蟥排成的隊伍，但一筆一畫都極認真。有次我路過，看見他正對着字典查一個字，粗糙的手指在紙頁上小心翼翼地移動，眉頭皺成一個「川」字。

「老冒，你識字不多？」我脫口而出，隨即後悔自己的冒失。他卻不在意：「小時候家裏窮，只念到四年級。現在有空就學點，總比打麻將強。」

最近，老冒因為超齡被迫離開保安崗位。離校那天，老冒把門衛室打掃得一塵不染，連窗戶縫都擦過了。「老冒，以後有空常回來看看。」校長說。「哎，哎。」他應着，眼睛望着熟悉的校園，流露出一絲不捨與祝福。他如同一顆璀璨的星辰，雖然渺小，卻散發着屬於自己的光芒，照亮了校園的每一個角落，也照亮了我們的心靈。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傘面上的小花如老冒那慈善的笑臉。 AI繪圖



指間歲月

羊眼灘的薪火

梅贊

正在讀一套《發現李莊》的書，總為那些在抗日的烽火中，點着豆油燈的學人們焚膏繼晷的研究著述而感動，但又總覺得那個年代那麼遙遠和抽象。當新初帶我們來到鄂南崇陽縣金塘鎮的羊眼灘，撫摸崇陽一中遺址的一磚一瓦、一木一石時，那些遙遠和抽象如此具象化了。

羊眼灘，一個好奇怪的地名。這裏山峰堆集，河流密布。相傳在青山河的上游V字形的河灣，河灘上有一塊石頭，石頭上有一圓眼，遠遠望去，就像一隻山羊臥在河灘的草叢裏，搖曳的草葉遮蔽了它的一隻眼睛，只露出了另一隻圓圓的眼睛。當地人便以羊眼灘命名此地。

我們那天去羊眼灘的崇陽一中舊址是在午後，正午的陽光熾熱，但我們的興趣亦如這陽光。「定一廣場」的景觀石撲入眼簾，廣場雖然只巴掌大，但「定一」有人銘記就會不朽。我們問新初，定一何人？新初介紹說，定一是劉定一先生，崇陽一中的創始人。先生生於1909年，少有大志，勤政經史，然性耿直，易得罪人。曾當過塾師，1933年投筆從戎，在國民黨15師某團當文書，後升為連長。後轉入82師，充師部軍械員。1938年，武漢淪陷，82師敗退鄂南通山。先生羞以為伍，憤而將其所保管的槍械215支（挺）及彈藥若干全部運回崇陽，並以部分武器彈藥支援抗日志士王佛炳建立的抗日武裝。不久，崇陽落入敵手，先生受崇陽政府委任鄂南游擊師二大隊長，收攏各部聯合抗日。1940年1月，先生又升任鄂南挺進軍第九支隊隊長，同時兼任崇陽縣代縣長，駐紮在羊眼灘。見當地老百姓子女無學可上，同時，湧入眾多逃難青年，遂創辦崇陽縣初級中學，這是崇陽公辦學校之濫觴。經費來源，是先生從九支隊的給養中撥出銀元1,000元，軍米100擔，以及當地富商的襄助，同時，先生將其代縣長月俸全部捐給學校充當日常經費。先生後轉戰多地，歷盡磨難，1945年病歿。我們對定一先生充滿由衷敬意。

過了定一廣場，就到了一中舊址。從外觀看，這裏應該是個大戶人家的屋堂。只是而今，門口除了一塊厚重的石門框還堪彰顯昔日繁華外，其他都是新做的樓房，已不復舊時的景象。從石門框進去，一方天井溢滿陽光，天井上方豎着兩幢樓房。看這兩幢樓房的規模，可以看出，這屋堂佔地面積不小。對現狀，我們頗遺憾。好在向右，一條甬道穿



●崇陽一中舊址。

作者供圖

過，盡頭是座磚砌的耳門，耳門不是方形的，而是捲拱狀，營造方式尤美。甬道一水的青磚到頂，有二層樓，粗大的橫樑托着漆黑的樓板，彷彿能聽見當年學生們踩着樓板的「咚咚」聲；廚房裏還有已不多見的土灶台，兩位老人正坐在桌前吃飯，裏面黑咕隆冬。

穿過甬道，別有洞天，這裏還是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古民居，雖然僅僅只有小小一月，但也足引起我們足夠的熱情。一塊小天井，能看見藍天白雲和青枝綠葉，更重要的是陽光能把這裏的廂房照得明亮。兩層樓圍着天井與甬道上的二樓相連，樓上的木頭沉澱着歲月的風霜，浸淫着歷史的風雲，它們已蛻去了本色，唯有以黑色深厚示人。左邊的青磚牆上，幾塊展板詳細介紹了崇陽縣初級中學的創辦和發展歷程。我們在這裏，彷彿能聽見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同學們的朗朗書聲，和鏗鏘的抗戰歌聲；彷彿能看見師生們共赴國難、同仇敵愾的堅定信心，以及學成畢業的崇陽一中學子們散在各地的抗戰星火。

同學雙富說，你看，這裏真有我們的老師汪一平呢。我湊攏去看，果然，一張照片上，看到了已界杖朝之年的汪老師，精神矍鑠，彷彿還像年輕時，站在三尺講台，充滿着活力，激情四射。我想一中時的老師們了：黃楚良師，總是輕言細語，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不疾不徐地朗讀課文，是那麼的耐心，那麼的深情；班主任劉時飛師，他一隻褲腳捲着，一隻腳搭在講桌的橫槓上，露出膝蓋頭，苦口婆心地給我們講「着草鞋和着皮鞋」故事的形象，像木刻般鐫在心底，後來時飛師英年早逝，我沒能去送時飛師最後一程，一直心懷愧疚，耿耿於懷；還有張福亮師，講課總是高屋見瓴，要言不繁，頗有一代名師之風範；還有盧志鵬師，劉章康師……俱往矣，我們的風華。而先師們的風采，卻長留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我們的一些同學，像聰華、文武、老鄧等，後來都在一中做了老師，他們的弟子現在也有在一中做老師的，將來，他們的弟子的弟子，也會有在一中做老師的。這不就是一種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嗎？

而今的崇陽一中已像座大學城屹立在天城之北，大集山下，真是「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這便是羊眼灘的意義，其薪火已成燎原之勢。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